

这几年，大家常常心有戚戚焉地传颂着一句名言：“幸运的人，用童年治愈一生；不幸的人，用一生治愈童年。”

传颂是因为共鸣，而共鸣，大多在这句不幸的后半部分——这其实是不幸的。因为，每个觉得自己“不幸”的人，都有可能成为别人的父母亲，为别人组建起影响他们一生的原生家庭。

无论幸与不幸，当我们为人父母时，能否让我们的孩子成为幸运的人呢？

中华文化中，先贤们的很多做法，其实是值得我们学习与传承的。比如：课儿。

什么是“课儿”？字面看起来，似乎很好理解，就是“给孩子上课、教孩子读书”。从宋代以来，许多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里都提到过这两个字，就好像中国当代父母的“陪写作业”和“鸡娃”是古人的遗风一般。不过，细细品味，又会发现：古人的“课儿”，远比“陪写作业”更加身心投入，却奇怪的是，却没见过他们普遍因此而痛苦、更少有听说因为“课儿”而被气到送命的——

难道是古代父母的心理承受力胜过我们这届父母、又或者古代子女的个性特征都类似“乖乖虎”？

在我看来，古今父母“课儿命运”的本质区别，在于起心动念。古代父母督促孩子读书，固然难免功利、金榜题名的现实取向，但过程中始终围绕的是做人立世的品格修养，是文化的熏习传承而不仅仅是知识的装点堆砌。正因为如此，“课儿”就成了言传身教、耕读与共、思想交流，而不是单向的知识输出和对错监督。前者，可以培养家风；后者，则会逼出“家疯”——父母和孩子都身心俱疲，亲子关系备受摧残。

以孟母的断机教子为例：面对贪玩孟子逃学一事，孟母“断机杼”的行为，如果起心动念是“我得想个办法启发他”、眼光放在“做人”的毕生功课上，就不会伴随毁灭性的情绪勒索与攻击，母子间才能够平等和交流；相反，如果起心动念是“我怎么生了这么个

娃”，眼光锁定“快点逼他回学校”，那么，“断机杼”就不是自我宣泄的开始，只会让孟子在幡然醒悟前，先背上情绪暴力的阴影。

心理咨询工作中，太多前来求助的父母们，一方面极度疲惫无助，一方面又变成了孩子心中的情绪恶魔，一次比一次猛烈的情绪爆发，不但没有改善作业问题，反而彻底消灭了孩子对学习甚至对生活的兴趣和情趣。

我很想说，这不单是父母们的错——当教育变得越来越功利，当标准答案取代了独立思考、知识考核取代了智慧积淀，当家庭作业占满亲子相处的大部分时间……本就焦虑到自顾不暇的父母们，又如何能享受到明朝诗人林光“手中残卷堪堪我，篷底烧灯旋课儿”的天伦之乐、或者宋末元初杨公远“昼长延客话，夜静课儿书”的安宁自在？

除非，越来越多勇敢的父

愿意调整心念，从“鸡娃”队伍退役、加入到“课儿”的家风共修中，然后，就能渐渐像宋朝诗僧释文珣所描述的那样，过上正常的亲子生活——

古树两三株，人家四散居。草檐经雨烂，沙路过潮虚。渔罢篱悬网，耕归壁挂锄。相呼命邻叟，农隙课儿书。

如果要为正常亲子生活找位带教师的话，我想非丰子恺先生莫属，他为我们做了最好的“课儿个案演练”，直至今日，在女儿和外孙的记忆中，家中的“课儿”活动都是快乐和爱的教育，无论经历怎样的颠沛流离，一家人始终以游戏的方式共学诗词、给“搓麻将”写说明书、对对子……不亦乐乎。

这些，也是我的童年记忆——虽然那时没人告诉我这叫“课儿”，但点点滴滴、生生不息的浸润，让我的内在自然生长出向上的力量，这份力量，历久弥新，最终凝结成孩子治愈一生的童年。

愿你，也成为那个送出幸运的人。

如果把日益发达的现代服务业比作江河湖海，那么往昔服务业的范畴，只能是山泉涓涓、宅畔池塘。然而，亲身经历过的我觉得，它润物无声，有着小家碧玉似的精致和温馨。

我6岁由山村迁沪，到了上学年龄，母亲送我去步步咫尺的袖珍小学启蒙。一见面，女校长奉茶请我们坐下，因为我妈不识字，不会填写报名表，女校长随即代劳。“孩子叫什么名字？”“阿旺！”女校长笑了，“不是问小名，是上学用的‘书名’。那么，要不我代你给孩子起个名？”我妈点头如鸡啄米。接着，女校长在听取父亲的姓名、家庭成员、直系嫡亲等实况后，迅即拟定：“父名‘芝松’，以‘柏’对‘松’；三房独子，用‘生’接‘芝’（子）。书名就叫黄柏生，意思是松柏长青，子孙满堂。”我妈一听这么出彩的书名，尤其是“子孙满堂”的愿景，喜不自胜！这么漫长的时光“逝者如斯夫”了，但为我起书名的“仓颉”女校长的身影，还历历如鲜。

我家弄口几步处有一家沈记米行，老板墩胖大背头，见熟人总是绽开弥勒佛似的笑。有一次路过，他招呼我妈：“黄师傅，你家的米快吃完了，要不你先选好，我让朱师傅送来？”我妈听了，报之以笑，拉我匆匆回家；到家揭开米缸，咦，真的见底了！问专事烧饭的大姐，说是忘记相告了——原来，沈老板备有一本“客户密码”：客户在购米时不经意的闲聊，送来家并倒入容器的朱师傅的反馈，他一一摘录在案并及时提醒，特别是新米上市或新春佳节，往往躬逢其盛，钱未付，米先到！这种有的放矢、主动出击的营销，观止矣，岂是现在“双十一”比拼所能望其项背！自然，他推送的米，货真价实，于是近悦远来，沈老板笑傲于民以食为天。的至理之中。

有一次，家中忽来稀客，妈和大姐忙得团团转，叫我去买醋。我拿了一只小饭碗急急赶去。店员接过，瞪了我一眼：碗太小了！店经理见我人小，唯恐一碗碗一路晃荡送回家，回家所剩无几，于是，专派小学徒去家。还说：还有半碗，你们再来兑取！自此，我理解了什么是“童叟无欺”。

那时通信最快捷的是电报。送报员全天候待命，克时必达、声震四野地朗声唤叫。倘若见收报人是垂垂老者，往往还追问一句：“阿要我帮忙读一读？”

那时金秋时节，水果店硕果累累，姹紫嫣红。小孩子囊中羞涩，而水果店论只起售。梨或苹果，选中后，店员辄问：现吃还是带走？若现吃，马上削皮；那手艺，皮开肉不绽，果皮像卫星绕地球，打圈儿。他把梗柄递给你，你一抖动，即可大快朵颐！这种“神服务”，以后渐告消失。

年关临近是南北杂货最为忙碌的带货时节。不用顾客开口，全行业的“打工仔”都会主动热情地或用红带子万无一失地捆扎酒瓶，或用粗粗但平整的包装纸如解放军战士叠成豆腐方似的包裹，然后再捎上“你慢走”，才算走完交割流程。

如今，现代服务业品类纷繁，新平台新技术层出不穷，然而，就生活需求的实质而言，涓涓不遑江海，往昔服务业的温馨、真诚，细如毫发、熨帖人心，这份执着的心意值得“后浪”们细细玩味和发扬。

执着的心意

黄柏生



边看边聊

有些东西要靠时光堆积才能显示出其价值。任何一种艺术的分支在发展到足够成熟时，就极有可能成长为一门独立的艺术种类。关于月份牌画不算艺术，曾引起过不小的争议，类似争议，民间年画、流行音乐等等都遭遇过。今天，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已水落石出，这一问题的结论已成为不争事实后，附属于月份的月份牌画终于登上入室，成为又一门可以独立存在、让人欣赏的艺术，它超越了最初的广告宣传功能，被现代人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！

艺术殿堂中的小花

张伟

从历史渊源来说，月份牌这一新生事物于19世纪中后期在中国亮相问世，无疑受到中外两方面的影响。

首先，月份牌这一形式明显有着中国年画中的春牛图的身影。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立国的国家，对百姓而言，耕牛自然成为了最重要的生产工具，由此产生的牛崇拜，自周朝已肇其端，到宋代已有成熟的春牛祭祀仪式，民间则有贴春牛图的习俗。清乾隆年间，历学家洪潮和从钦天监退隐回乡，对春牛图进行改造，将一年的详细日历附于图上，并将每日的天干地支等罗列其上，还特别列出老百姓重视乐见的“每日宜忌”。这种“上图像，下通书”的形式，令春牛图简单易懂，更接地气，并在全国得到广泛流传。年画中的这种春牛图和后来的月份牌在文化传承方面如出一脉，光绪、宣统年间，上海小校场年画中的春牛图更是将春牛芒神图案换成了华英通商

大利，展开了他们惯用的广告攻势。最初，他们只是把外国现成的西洋人物和风景画片作为推销商品的广告，随货物赠送客户。后来很快入乡随俗，将中国传统年画中的春牛

促销手段，奉送月份牌即是当时奇招之一，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，月份牌是伴随着商业的激烈竞争而诞生发展的。

几乎在彩票行发行月份牌的同时，提供版面、刊登彩票行广告的申请，也开始发行月份牌了，从时间上看当和1884年创刊的《点石斋画报》有关。申报馆自从1884年开始随报免费赠送月份牌后，将此作为一月一历节气。这种广告画纸很考究，印刷精致，有的还在上下两端加嵌铜条，以便悬挂。这种广告画很快流行开来，成为中外商家常用的广告宣传形式，而中国民间则将这种能够张张贴挂，便于查核年月的广告画统称作“月份牌”。

1876年1月3日，开设在上海棋盘街上的洋商海利号在《申报》上刊出了一则出售“华英月份牌”的广告，这应该是“月份牌”一词公开见诸报端的首次亮相。十九世纪末，彩票销售竞争激烈，为招徕买主，各票行纷纷使出各种

1884年创刊的《点石斋画报》有关。申报馆自从1884年开始随报免费赠送月份牌后，将此作为一月一历节气。这种广告画纸很考究，印刷精致，有的还在上下两端加嵌铜条，以便悬挂。这种广告画很快流行开来，成为中外商家常用的广告宣传形式，而中国民间则将这种能够张张贴挂，便于查核年月的广告画统称作“月份牌”。

1876年1月3日，开设在上海棋盘街上的洋商海利号在《申报》上刊出了一则出售“华英月份牌”的广告，这应该是“月份牌”一词公开见诸报端的首次亮相。十九世纪末，彩票销售竞争激烈，为招徕买主，各票行纷纷使出各种

闲时翻看《红楼梦》，有一回讲贾母吃点心，食盒里装了一寸来大的小饺子。贾母问是什么馅儿？婆子们回是螃蟹的。贾母听了皱眉说：“油腻腻的，谁吃这个！”读到这，我已忍不住咽口水了。蟹肉蟹黄掺在一块做成肉馅儿是难得的美味，咬一口，满嘴都是蟹油的鲜香。对寻常人家的百姓来说，尤其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油脂恐怕是世间最好的东西。

儿时，父母偶尔带我们到镇上逛一圈，记忆中好像大多在冬天。现在想来，大概是因为年末岁尾，田里基本没什么活计了，父母才有时间带我们出来转转。小孩子除了玩，最感兴趣的就是吃了。路边摊的蒸笼里大冒热气，羊肉包子的香味在空气中四处弥漫。我两眼放光地看一眼蒸笼，再看一眼父亲，父亲就立刻心领神会，掏出一块钱，买四个包子给我。我迫不及待地拿出一个，顾不得烫嘴，咬下一大口浸润了羊油的包子皮，一股

浓香立刻在口腔中炸裂。因为吃得太急，包子皮的汤汁顺着手腕流下来，在微寒的风中，瞬间凝结成白色蜡状的油脂。随同羊肉包子的香味，久久不散。

我的饮食喜好现在看来是不健康的，这应该是从小养成的习惯。

岁月里的油脂香

张君燕

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在我生活的北方乡下，猪油是每家每户必备的东西。人们买猪肉都偏爱肥膘厚的那一块拿来炼猪油。炼好的猪油待冷却后被倒入小油罐中，用来平日慢慢享用。不论炒菜、做汤、拌饭，或烙饼，控一小勺猪油，那味道一下就变得鲜美无比了。剩下放光地看一眼蒸笼，再看一眼父亲，父亲就立刻心领神会，掏出一块钱，买四个包子给我。我迫不及待地拿出一个，顾不得烫嘴，咬下一大口浸润了羊油的包子皮，一股



韶山毛主席故居（钢笔淡彩）王世安

鲤鱼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鄱阳湖围垦的农场，如果像今天这样重视环境，它或许会是南昌市郊的一片湿地。农场初期平整土地时，平掉了一些小的沙丘。我们去的时候好像只剩下我们连边上的一个沙丘了。

那天，我行走在机耕道上，路两边是碧绿的早稻田。栽得早的禾苗相互间已经并肩，只在风中尚可依稀见到些带波浪的田

鲤鱼洲沙丘

杨洵

水，水流的声音很小很轻，从上一片田窄窄的换水口涓涓地流到下一片田。

我走到沙丘停了下来。沙丘是我们平时散步的终点，过了它就是别的连队了。现在的沙丘已经很小了，远远望去只是一座微微凸起的小土堆，落在广袤无垠的水稻田中央。一到秋冬，芦苇上飘着柔白美丽的芦花，让我流连。

我独自坐在沙丘上，默默地注视起平时不太留

从锅里捞出，我们就猴急地捏一块丢到嘴里，咀嚼间听到口水和猪油渣里残存的热油碰撞，在牙齿上滋滋作响。北方乡下的冬天匮乏无比，白菜、萝卜几乎是一整个冬季的蔬菜了，而猪油渣的出现拯救了厌倦不堪的脾胃！平常素淡的萝卜白菜，加入几颗猪油渣翻炒，白菜萝卜吸收了猪油渣里的油脂，猪油渣则增添了蔬菜的清香，一道简单的家常菜滋味竟也变得层层叠叠，香味绵长。

袁枚认为，荤油炒素菜，素油炒荤菜。乡下的妇女们肯定没有听过这个理论，但一点也不妨碍她们成为最朴素的美食家。

也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，也许是生活水平提高肠胃不再缺水油，有时面对泛着油光飘着浓香的重油食物，我竟也会有贾母的感觉——“油腻腻的，谁吃这个”。谁吃这个？那个躲在时光深处的小女孩一定会高举双手，兴奋地带你回味浸润在岁月里的油脂香。

意却行走过无数遍的沙丘的原址，可惜的是沙丘早就没有了。沙丘上的沙子有的被砌入了砖墙，有的被铺在了路上，有的随沟渠水流走，有的融入了周边水田，有的抑或鸟儿衔着去了远方……

那个年代去过鲤鱼洲务农的，现在都已经是老年人了，各自去了这世界上安享晚年的地方。我只觉得自己也像是鲤鱼洲沙丘上的一粒沙子，曾经一起相拥凝聚过，也与朝气蓬勃的芦苇和鸟蛙们相伴过。现在全都远远地分散了，有的杳无音信，有的聚散离合，造化也。



七夕会

此外，月份牌直接就脱胎于欧美的广告画。鸦片战争后，中国门户洞开，口岸城市相继通商，进出贸易空前繁荣。那些洋商为了招徕顾客获取更

美食

这是五十来年前我在鲤鱼洲沙丘上独坐的一次往事。后来，我重返过一次鲤鱼洲，也路过了沙丘

